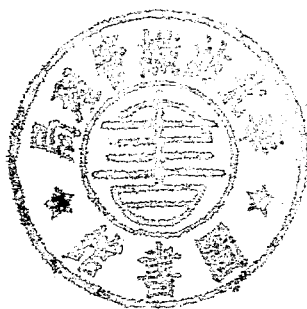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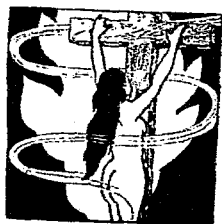


實現的故事

著 麟 乃



建業出版行印社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

圖 書 館

登記總號 552

書 碼 857.6/1704

贈 送 者

寄 存 者

登記民國 36 年) 月 日

前記

我也曾學習過小說，可是不多幾時，我把學習的念
總合的藝術，你不但要文學的修養，同時也要社會科學的
尤須熟悉，沒有把這些條件具備下來，寫出來的小說一定是

近來有人用新的方式，把故事用報告文學寫出，這樣手法用來處理小
題材：那是最適宜的方法；不過要寫得好，仍舊非具備上述三個條件不可的。

我這裏收集的作品，是取材於現實的，也有用小說的手法，也有用報告文
學的手法，態度是並不怎樣的嚴肅，但保持相當的冷靜；意識是儘可能地使其
正確，竭力使其避免無聊。

像我這樣的程度，還只好算是習作的，無論文學修養，社會經驗，都相當地
貧弱，要寫成真正的創作，還恐怕不是現在的能力所能勝任的呀。

00173
00435

我的故事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下階級的人，這大概是和我的生活圈太接近了的緣故，並不是故意或有意是這樣的。

故事中的情形，大都是寫爲了生活的掙扎，然而因爲這個社會組織的紊亂，所以各人所取的方式，都是錯誤的，這些錯誤的舉動，就成我的故事的主幹。在故事裏面，我是保持着相當的鎮靜，在故事裏面，不加批評的，我把這些批評的權力留給讀者，讓讀者自己去批評吧。

我寫故事的態度，還是一貫的，就是我所取的題材，竭力避免新奇，超出現實之外；而且我的故事，大部分都有現實做底子的，這是不用解釋，也可以看得出來的。

可以告訴讀者的話就只有這一點，從這幾句話中，希望能夠對於讀者的理解上有所幫助，這是我所以要寫下這幾句的理由。

現實故事目次

1 次 目

一	到上海去.....	一
二	畜牧者.....	三四
三	只有招牌的店.....	六三
四	鴉片和薄荷油.....	七五
五	弄堂小學.....	八七

勝利後初版及再版新書

血的抗	六〇〇元
精選諺語六百	八〇〇元
羞怯的初夜	七〇〇元
盧騷懺悔錄	七〇〇元
奇異的故事	五〇〇元
格言三千句	八〇〇元
顏氏家訓	六〇〇元
幽默笑話集	五〇〇元
神祕醫生	七〇〇元
復活	七〇〇元
前夜	九〇〇元
南北極	一二〇〇元
中國新地圖	三〇〇〇元
學生模範尺牘	九〇〇元
賽金花故事	六〇〇元
少奶奶的扇子	六〇〇元
給煩悶青年的信	七〇〇元
煩悶青年日記	六〇〇元

戀愛的成功與祕訣	七〇〇元
新編字謎四百首	四〇〇元
世界十二科學家傳	七〇〇元
民間故事二冊	一四〇〇元
神怪諷刺故事二冊	一四〇〇元
徐文長故事四冊	二四〇〇元
徐文長故事二冊	一四〇〇元
黑幕故事	七〇〇元
現實的故事	七〇〇元
中國故事	八〇〇元
陷阱與誘惑	七〇〇元
蛇蝎美人	八〇〇元
楊乃武與小白菜故事	七〇〇元
武松故事新編	六〇〇元
西廂記故事新編	六〇〇元
武則天故事新編	六〇〇元
貂蟬故事新編	六〇〇元
潘金蓮故事新編	六〇〇元

上海經緯書局發行

地址：上海海寧路高壽里（四九）弄七十六號 電話：四五六三〇三

現實故事

一到上海去

阿毛同他的父親從田裏耘了轉來，累得滿頭大汗，回到家裏，父子們不由得嘆息起來：

「爸爸，這樣的生活真是吃不消，太陽像火一樣地在背上燒，汗像雨一般直奔，入做得上氣不接下氣，到了收割起來，又要受田主老相公的氣，這樣的生括，真是過不下！」

做父親的，對於這種困難的情形，却比較忍耐得下，就安慰他兒子說：

「辛苦是本分，種田人家只得這樣的，不過到了還租的時候，只要稍淘一點氣，就心滿意足了。」

「爸爸，我想這樣下去，總不是路。人家都說上海賺錢容易，弄幾個盤費，我

還是到上海去吧。」兒子對於上海的憧憬，已不是一朝一夕了。

『你的說話也不錯，但一時找不着路，在上海的親戚，近年又不回來；當初我何嘗不是這樣想，不過一則是我只有你一個兒子，捨不得你走，二則又沒有使人可以帶你到上海去，所以留你在田裏幫幫我，總希望年成好點，積幾個錢，替你定一房媳婦；可是不曉得年成這樣地不好，非但沒有一點好處，而且常要虧本，像這樣的生活，我出世以來，一年也不曾過過，但是不種田，又是什麼法子可想呢？』

『現在熱天倒也不去說它了，到了秋天，我一定要到上海了去。』

『那也看時行事，如果有機會，我當然放你去的，否則就在家裏等有機會再說。』

於是兒子也不再說了，恰巧他的妹妹鳳仙過來：

『爸爸，飯要吃了麼？』

「唔，就吃了吧。」

阿毛的爸爸，名叫長發，人家都叫他癩皮阿發，因為他身上患了一身的瘋癩。時時用手在挖被癩蟲蝕去的膚皮，只要他坐過的地方，地上總有一大攤的皮屑，起先人家見了，天然是厭惡的，但後來也看慣了，倒也視作平常，而且看他這樣的情狀，倒有點替他可憐了。爲了瘋癩，長發也好好地用過一批錢，吃過許多草藥，請過許多土郎中，而且還請人針灸過，可是老不見效，到了現在，他索性任其自然了；其先身上的癩，只有一部分，到了後來，慢慢地漫延開來，甚至身上手上脚上頭上臉上，沒有一塊地方的皮膚是好的了，統統被頑癩侵蝕遍了；有時陌生的朋友問起他：

『長發伯，你什麼不去醫呢？』

他會老是這樣回答：

『老弟，我什麼藥不吃過，什麼醫生不看過，什麼法子不想過，可是統統都』

治不好；無法可想，只得由它了。」

其實長發的話雖是實情，然而有一點地方他還沒有提及，就是當他的癬還沒有十分厲害的時候，他的上海的親戚，給他化了二塊錢買了一瓶滅疥，但他一則是不喜歡洋藥，根本一點信仰都沒有，第二點他懷疑這一些些老什子的東西，要這許多的價錢，一定是他的親戚吹的牛皮，騙騙鄉下人的，不過搭了一次，看看也不見好起來，就束之高擱了。

他以爲癬是無關重要的，只不過難看些吧了，別的是沒有問題的，後來他就當作無事了。

他現在的心事，是兒女都已長大了，兒子已有廿二歲，要給他娶親，也正是時候了，女兒也有十八歲了，有相當的人家他也願意給她嫁出去了；然而現在却也省她不來，家中一切事務，淘米洗菜煮飯洗衣裳，都由她一手包辦，在媳婦還沒有討進來之先，是不能放她出去的，爲了這個緣故，他也不敢就許了人家；

此刻見了她來問吃飯，就引起了他的感想。

吃過了夜飯，父子們又談了起來：

「爸爸，你的人真忠厚，像去年的樣子，田稻年成不好，田主一定要收三百斤穀一畝，你竟會把自己辛辛苦苦地種下來的一點穀，如數還給他，弄得今年自己的食糧也不夠，這真是吃虧透頂！」兒子感慨地說。

「你是不曉得的，做人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吃虧點，就吃虧點吧；我們和他們有錢的人去拼，是豆腐船碰石頭船，哪裏是他們的對手？」做父親總是抱着安分的耐心。

「不過吃虧也是有限度的，少許吃點虧，當然還可以忍耐；但是太尅苦人家了，人家也會不服起來的，俗語說：『忠厚人也有三分嬌性。』他們真的今年仍舊用這樣的手段來對付我們，我可不服氣啦！」

「但願年成好一點，多收一點，大家就可以免淘氣了。」

『不是這樣說的，年成好，我們也是辛辛苦苦種出來的，年成不好，我們自己吃苦，化了本錢，粒米無收的時候，他們竟貼一點給我們麼？兒子反抗着說。

『最好是不吃這斷命的種田飯，所以你要到上海去，我也不反對你，只要有機會，你就管你去吧；家裏讓我拼着老骨頭來做。』

『話雖如此，你雖放我出去，我倒底也不能就這樣地離開你，你也不生多男女，只有我和妹子兩人，萬一你在家裏被人欺侮，我在上海聽見了也是不安心的。』

『那倒沒有什麼關係的，我這樣可憐的殘疾人，再有人來欺侮我，真是天地良心；況且你妹子現在還沒有出嫁，還可以照看我一些；不過我所不放心的，你到了上海，未見得一定可以尋着生意的。』

『姨爹在上海手面很闊，難道替像我這樣的人，會找不到一個機會麼？阿毛的信仰倒很堅，他以為只要到了那邊，多少總有法子想的，他又不希望發

財，只要暫時找到一個吃飯的地位就好了。

長發點點頭，表示他這說話有幾分是對的。談了一陣，就各自安息去。

當夜阿毛直到更深才入睡，未睡之先，他七思八想地在模擬到了上海的情形，他以為只要像在田裏一樣地肯吃苦，吃飯一定是沒有問題的；他曾聽得人家說過，上海工廠多，做工人也有一塊多錢好賺，這真是好生意，而且據說找生意並不困難，只要有路，是極便當的……這樣他一直想到矇矓入睡，彷彿他已身在上海，他的姨爹馬上就替他薦着生意，不但做的生活不辛苦，而且進益也不壞，他不到三個月，已經積了五十塊錢，看了這許多花花綠綠的鈔票，他就笑醒過來，才知道此身還在鄉間，並未到過上海呀。

恰巧次日有人帶信來，說他的姨母回到城裏來了，他聽了這個消息，便高興得什麼似的，就換上了一件漂白羊大布的新小衫，來到城裏，見了他的姨母，就像小孩子似的喊道：

「姨媽。」

「啊，原來阿毛真的，幾年不見，就不認識了。你今年幾歲，我可記不得了。」

「今年才廿二歲。」

「廿二歲，光陰過得真快，一轉眼的事，我記得你母親死的時候，你才得六歲咧。」

「是呀，母親死的時候，我還一點都不懂咧。」

「你爸爸強健的？」

「托福，很好。」

姨母朝着阿毛一望，笑着問道：

「阿毛，你定了親事沒有？」

阿毛紅着臉，回答不出來。

「倒底是鄉下人老實，問他這樣的事，還要臉紅；掉是上海人，恐怕要向爹

娘討老婆了。」姨母打趣地說。

接着姨母又問他現在做點什麼，是不是在家裏幫老子種田，等到聽得種田的回答，她不由得可惜起來：

「真是可惜，像你這樣的人材，放在田裏，實在委屈了你！我在上海的時候，也同你姨爹說起，他也說不知道你現在長得怎樣，還有一層，不知你爸可答應，所以不敢貿然寫信來叫你……」

「是呀，」阿毛接嘴上來，「像我們這種人家，種田是一世也不會出山的。我也常向爸爸說，託姨爹姨媽給我在上海留心留心，弄一處機位；我爸爸因為恐怕沒有的便當，所以不敢就把我放出來；其實，只要姨媽肯和姨爹給我說一聲，我爸爸是一定答應的，他也巴不得我到外邊來混自己的嘴；在我也是這樣想，爸爸年紀也大了，再叫他田裏去做，我見了也有點不忍，然而爲要吃飯，又不能叫他不去做；假使我能夠有生意，可以養活他，那末也可以叫他歇歇力了。」

阿毛這一番議論，他姨母聽得很投機，覺得她姊姊雖死了，有了這一個兒子，倒還有一點出息，便問道：

『阿毛，你讀過幾年書？』

『二年半，現在都已忘記了，不過幾個招牌字，還能夠勉強認識。』

『只要這樣，也就夠了，那末這樣吧，我半個月之後，要回到上海去，到了那個時候，跟我去吧。』

『這樣是求之不得了，我回去稟過爸爸，就來回話。』

阿毛聽了這句話，就打算回家去了，姨母硬要叫他吃了飯去，他推辭不脫，只得吃了飯，等到飯後，他等不及要跑了，姨母笑着說：

『我回到上海去，還有半個月的工夫呢，你性急的什麼？』

『不，我要回去了，爸爸在望我的。』

他如飛一般地回到家裏，未到門口，就大聲地喊了起來：

『爸爸，爸爸！』

鳳仙跑出門來：

『哥哥你叫他什麼？』

『沒有什麼，我要告訴他一件事。』

『什麼事？』

『姨媽答應我把她帶到上海去。』

『我也可以去麼？』

『你去幹麼做野鷄去麼？』

她不知道「野鷄」是什麼，但看他哥哥的臉孔，却是帶着輕蔑的樣子，於

是反駁道：

『上海工廠裏女人做工的不是很多麼？』

『唔，有的，不過你吃不消，日裏要做，夜裏也要做，日日夜夜地做，你能夠』

麼？
『

『做工只有日間做的，哪有夜裏做的？』

『你不知道，野鷄做的生意，都是在夜裏的。』

鳳仙這才知道野鷄的意思，她恨恨地：

『呸，你有姨媽，難道我没有姨媽麼？明天我也趕到城裏去，和姨媽說去。難道你可去得，我去不得的麼？』

道你可去得，我去不得的麼？

『那末你去，做野鷄去。』

『我是只配做野鷄，你總是出去做經理，做大亨去了！』鳳仙說了這一句，

就管自跑到房裏去了。

『妹妹，妹妹，』阿毛在後面追着說。

『什麼？』鳳仙停止了步。

『你不要氣，剛才的說話我是同你打打棚的，將來我到了上海，你也可以

來的。」

「哼，打棚，我做了野雞，你也有好處的麼？」鳳仙反詰他。

「我錯了，妹妹，大家說過就算，不要認真，一認真，說話便就難說了。」

「哼！」她這才走進自己的房內去了。

阿毛坐在橈上，自己替自己慶祝，姨媽肯帶他去，事情一定是成功的了，他的前途的幸福，快已和他握手了。

正這樣地獨自快活着，見了長發一歪一歪地踱了進來，他笑着迎了上去：「爸爸，你回來了。」

「唔，你姨媽同你怎樣說？」

「她說她半個月之後，就要動身回上海去，如果我要到上海去做生意，她可以帶我一道去。爸爸，你看怎樣？」阿毛高興地說。

「那最好沒有了，不過，先得預備一點，你也不能就這樣到上海去，買幾件

新衣服，買一雙襪子，箱子我們有的太老式了，我給你買一只網籃來。」長發計算着說。

「你只要把錢給我，我自己也會去買的。」

「錢麼？這幾年來已經虧空得一塌糊塗，哪裏還有餘錢，要末，再到東家那邊去借一點來吧。」

說起向東家借錢，使阿毛到上海去的興致，減了一半，這不由得使他難過起來：

「爹爸，不要去借吧，我們欠東家的錢，不是常常被他惡狠狠地催逼麼？只不過五十塊錢，就要十塊錢的利錢，現錢沒有，硬把兩石米作了十塊錢的價擔了去，害得我們自己的口糧也不夠了。」

「那也是無法的，他肯借給我，還是面子大得不得了，人家一年肯出廿塊錢的利息，他也不肯啊。」

「不肯就不肯，反正我們無論如何再也不要向他借一個小錢。」阿毛堅決地說。

長發也就不向他兒子說什麼，就一歪一歪地踱了出來。

阿毛追到門口問道：

「爸爸，你到那裏去？」

「我不到那裏去，到街上去吃一碗茶，就回來，你們要吃飯，先吃好了，不必等我的。」

長發走過街上，人家背後在說：

「癩皮阿發倒也福氣，一男一女，兒子又爭氣，又肯做，真也苦出山了，他老妻死的時候，這一雙兒女，虧空養的。」

「他福氣倒也不錯，只不過身上生了一身的瘡，只要他坐著的地方，地上就像麩皮鋪了一地似的。」

他也無心去聽別人的說話，只顧向前走，不多一會，他走到黑漆牆門，看見門口坐着一位駝背曲腰的白頭老翁，恭敬地叫着：

「老伯伯，一晌可好。」

那老者揉了揉眼皮，仔細瞧了一會：

「癩阿發麼？你長久不來了。」

「是的，我特地來望望你老伯伯的。」

「那是，不敢當，東家在裏面，有事你趁他還沒有吃飯，進去和他說吧。」

「那末我少陪了。」

他別過老者，就一直走到廳前，東家正在捧着水烟筒「呼嚕呼嚕」地吃烟，見了他，就噴了一口烟：

「阿癩，你長久沒有來了。」

「我因為窮忙得很，所以少來侍候。」

「現在你兒子大了，也可以寫意一點了吧？田裏的事，你兒子全會的了？」
 「還會做，不過不瞞老爺說，靠田裏做出來，不是自己的田，總是一目了然的，所以他姨媽肯帶他到上海去，就讓他去吧。」他正想把稟意說了出來，東家却已接口上來了。

「到上海去，那是最好也沒有了，上海賺錢容易，你懂得麼？你兒子到了上海，不到三年五年，一定會使你呵呵大笑，發了洋財轉來的，何況又有親戚照應，那是愈加好了；你親戚在上海做什麼的？」

「聽到這樣的恭維，長發連滿身的怪癢，都好了一半，因為東家是不大肯恭維人的。」

「如果到上海能夠混一碗飯吃，已經託老爺太太的洪福了。至於我的連襟，據說是在什麼洋行裏的。」

「你兒子發了洋財，不要忘記到我這裏來走走。」

「哪裏我自然常常要來侍候的，不過我現在想同老爺商量一件事——」
「什麼事？你也是我的多年用人，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地方，我當然是可以的。」

「事情這樣的，他姨媽現在剛回到鄉下來，據說半個月之後，就要到上海去的，路上的盤費，當然他姨媽會理值，用不着我們的；不過，阿毛的幾件補滿了補釘的破衣裳，究竟是不能到上海去的，我想懇求老爺借我十塊錢，給他買幾身衣裳，多下來作零用，小夥子不給他身邊帶一塊兩塊，也是不好意思走到外面去的。」長發很用勁地說。

東家又吹旺火煤，點上了烟，呼嚕地吃了一筒烟，才慢吞吞地回答道：

「你的事情，我無論如何只得答應的，不過我沒有現錢，如果你要錢用，量一石糙米，按照市價十元計算，你自己去變錢去。」

長發有點飢不擇食般地，不加思索就接受他的優惠的待遇：

「老爺，這真叫我如何謝你呢。」

「用不着謝的，你只要在借據上簽一個字就行了。」

於是他吩咐旁邊的用人，去量一石糙米出來，又叫去拿了紙筆來，他戴起老花眼，鄭重其事地寫着：

立借據人王長發，今借到

周姓名下大洋拾元正。言明利息按月五分，至償清日為止。恐後無憑，立此借據存照。

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三日立借據人王長發

他又仔細地校了一遍，這才把筆交給長發，你簽個字吧。長發執筆的經驗是非常地少，他以爲一枝筆比一柄鋤頭還吃力，當他把筆握在手裏，不由得手抖了起來，就使盡氣力帶抖帶劃的在紙上畫了一個圓圈。恭恭敬敬地把借據交給東家，東家看了一眼，這才鄭重地收藏起來。

不一會，用人就搗了米出來，長發這才辭了出來，把米放在肩上，却覺得並不十分沉重，我相信自己的老力還不錯，還有一石米可以搗。一路過來，走到市上，路也並不怎樣遠，因此他真的感不到吃力，到米行裏，他把袋放下，透了一口氣，才說道：

「老板！」

「呀，賴阿發，你今天倒有空？」穿着牛犢褲的米行經理跑了開來招呼他。

「我也沒有什麼事，只不過有一點米，想糶給你們，換幾個錢用。」

「你不是上次到我們行裏來糶過米麼？」經理一邊對付他，一邊叫夥計把袋口解開來。

「是的，這是鄰舍向我借去的，他們直到現在才替牽出來還我。」

夥計把袋口解開，經理用手撿了一把，拿到眼前一看：

「你看，這把米骨子非常軟弱，照市價評起來，只值七元，不過你是我們的

老交易，客氣一點，就算七元一吧。」

「老板，再加點好麼？」長發乞憐地說。

「米身好，我就多出你一點，也是肯的；你這樣的米，叫我出這樣的價錢，已經出足的了。你可以放心的，我哪一次吃虧過你？」經理善於詞令地。

長發肚裏計算了一下，十元，除去七元一角，少二元九角，這算什麼利息？但此地米行的經理，却是他所信任的，他從來沒有叫他上過當，就答應照經理所說這個價錢賣了。

夥計量了起來，只有九斗八升，缺二升，照價扣起來，應該扣去一角四分二厘大洋，但經理就很體諒他，開照賬房，說給他滿了數吧。他拿到了七張一元的紙幣走了出來，跑上沒有幾步，就有一家估衣莊。

「買一套漂白羊布短衫褲。」他向店員說。

「你自己穿的！」店員問。

「不，我兒子穿的。」

「你兒子現在幾歲了？約要多大尺寸？」

「喔，廿二歲，中等身材。」

於是店員跑到裏面拿出了幾套新的衣裳放在他面前，叫他揀選；他翻看了幾次，才指定了一套問道：

「這一套要賣幾何？」

店員翻了一翻票簽回答道：

「二元零五分。」

「先生，可以再便宜點麼？」

「我們是劃一的。」

「那末五分零頭就算給我便宜了，我付二塊錢吧？」

「不可以，我們這裏是一點讓頭也沒有的，你買過就曉得便宜。這一套衣

裳，現在市面上就賣到二角一尺，做工就等於奉送，已經夠便宜了。」店員施出籠絡顧客的技術。

「不瞞先生說，我沒有零頭錢，這一點就叨光了。」長發十分謙抑地。

「沒有零碎錢，我可以找給你。」

長發詞窮了，就付了三張一元的鈔票，叫店員找；店員把衣裳包了，付了找頭，眼睛就在望着別處；長發沒精打采地跑出了衣莊，又給阿毛買了一雙洋襪，一雙皮底鞋，才又一拐一拐地跑回家來。

在路上，他碰到了一個熟人。

「癩發哥，你今天滿面春風地在買點什麼？」

「喏，阿毛要到上海去了，我給他買些鞋襪，還買了一套衣裳。」

「呀，阿毛要到上海發財去了，我實在不知道，應該賀賀你咧。」

「小孩子家外面來路，還是讓他到外邊去吧，放在田裏，總也不是事，而且

他這個人，也不像吃種田飯的人。」

「不曉得阿毛到那裏去得意呢？」

「現在我也不曉得，是他姨爹帶他出去的。」

「癩發哥，你有這一門好親戚，真是難得；像我們阿狗，尋來尋去要給他尋一處學生意的地方，總是尋不着，拜托你，阿毛少爺在上海得了意，千萬把我們的阿狗帶他出去。」

「這是無用說得的，只要阿毛自己可以立脚得住，總是可以的。」

談了一會，那個人又鄭重地託了長發，方始告別。

長發興沖沖地回到家裏，見了阿毛，把衣包放在他的面前：

「阿毛，你試試看，這一套衣裳可合身？」

阿毛解開了低，望了望，把短衫穿在身上，試了一試，又把褲子也套上了，不覺眉頭綳了綳：

「這領圍可太小了，腋下也太緊，褲襠又小，叫人家怎樣好穿？」說着把衣包擲在桌上。

長發被他兒子兜頭一盆冷水，剛才的興致都趕跑了，也有點不高興起來：「衣裳你嫌小，明天可以到街上去掉，有什麼緊要，惹得你這樣地不高興？」

「不是我不高興，你做的事，都一味地管自，也不管別人怎樣。」

「好，以後我不管，反正你也不久就要出去了，我也管不到你了。」

阿毛還想回嘴，鳳仙恐怕他們父子倆吵起嘴來，就把阿毛拖了開來：

「哥哥，剛才阿狗來看過你咧。」

「他有什麼事？」

「他不肯說，只說要見你談一白天。」

「呀，他有什麼事？唔，不錯，那末我到他那邊去一趟來。」

鳳仙等阿毛出去，就安慰她父親說：

『哥哥的脾氣總是這樣燥，就使衣裳不合身，也用不着這樣子的。』

『他在我面前發脾氣，還不要緊，假使到了上海，也是這個樣子，難道人家做東家的，都來看夥計的面孔不成？』

『也許他到了上海，會把脾氣改變過來。』

『俗語有句話：「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生就這樣地，脾氣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他呢？』

說到這裏，鳳仙忽然向她父親要求：

『爸爸，我也要到城裏去。』

『去什麼？你姨媽又不提你來。』

『我去望望她老人家，順便向她要求，請她也帶我到上海去。』
長發圓了眼睛，在大腿搔了一會，皮屑像雪片似的落了下來。

「你也要到上海去，怪不得男孩子了。」

「人家都說上海賺錢容易，女人做工也有一兩塊錢一天，我們現在有姨爹在上海，趁着這個機會不去，還等幾時呢？」

「好，你們都去，剩我一把老骨頭在鄉下好了。」

鳳仙偷看她的老爹眼角上有了淚痕，也就不再說了。

隔了片刻，阿毛回來了，長發把剩下的五張一元的鈔票交給了他：

「這裏還有五塊錢，你拿去吧，省用點，要曉得鄉下的困難。」

阿毛把鈔票挨在手裏，不屑地：

「五塊錢……」他想說「這夠什麼用呢？」然而却不敢說出口來。

「你不要當五塊錢是便當，這錢是有血的，你要知道借這錢的不容易。」

「什麼？」阿毛又有點憤慨了，「這錢又是借來的麼？你自己去用，我不要這借來的錢用。」

阿毛把鈔票擲還給長發，氣得他面也青了，大聲喊道：

「反了，反了，這樣的人我是做不了的，還尋不到生意，就這樣地對待我，等到發了財，那簡直不當我一個人了！」說罷他就變做哭泣了。

阿毛却還要頂撞，鳳仙十分過意不去，就插嘴道：

「哥哥，你不要這個樣子，家裏沒有錢，你要到上海去，爸爸給你借了錢來，你還要怪他，真也太也過不去了。」

阿毛一想，妹子的說話不錯，也就不響了，管自去睡覺去；鳳仙給她父親吃過了飯，勸慰了一番，也就睡了。

第二天，阿毛就自己跑到衣莊裏去換了一套合身的衣裳，又添了半塊錢，自己又買了一點零碎的東西，把昨天他還給他父親借來的錢，終於動用了將近一半，回到家裏，長發也不敢問他，任他去了。

當天阿毛穿了新衣裳新鞋新襪，到城裏去望燒媽，燒媽又給了他一個未

來的希望，使他很高興地回來。

在路上他又碰到阿狗。

『阿毛哥，你今天打扮得這樣整齊，在哪裏做客。』

『沒有到哪裏去，到城裏去看了看姨媽。』

『聽說你到上海得意去了。』

『生意是還沒有一定，不過姨媽她已答應把我帶到上海去。』

『阿毛哥，我是多年赤腳弟兄，你到了上海，可否把我也拉一把，好讓我跟着你老兄，就使給你做個用人，我也是高興的。』

『那真是阿狗哥了，你這話叫我收得下麼？』

『我並不同你客氣，那是實話。你發了財，千萬不要把我置之腦後呀。』

『說那裏話，大家既然是赤腳弟兄，哪有忘記的道理。』阿毛認真地說。

『我原來是這樣說，阿毛不比別人，固然是不出我的所料，他倒底不會把

我們忘掉的。『阿狗好像對人辯難似的。

談了一會，阿狗叮囑阿毛到了上海，務必要替他設法設法，阿毛滿口應承下來了。

半個月的光陰是很快的，阿毛就早一天先在姨媽家等候動身，長發吩咐他許多的話，意思是叫他爭口氣，不要使姨爹和姨媽洩氣……他就答應了一聲，敬開大步走了。

長發一直望不見了他兒子的影子，才回轉家裏來，家裏少了一個人，好像冷靜得多了，兒子雖然勉強，但已是一個很好的幫手，一旦少了他，就處處地方覺得費手脚了，這才有點後悔叫他兒子出去。

過了半個月光景，阿毛從上海寄了一書信來，信上面是這樣地寫着：

爸爸：

我已到了上海。姨爹待我很客氣，還陪我到各地方去玩過，上海的熱

間的情形，真不是在內地的人所能夢想得到的。

我的生意，姨爹已在同我設法，等到落局，我再寫信來稟告你吧。

阿毛上。

他就把信託人去看，人家就把信上的意思告訴了他，他聽了萬分的不高興，沒有生意想在上海去玩一趟幹麼？

果然被他料着了，不到一個月工夫，阿毛垂頭喪氣地回來了。

『幹麼就回來了？』長發問。

『不要說它。』阿毛怨怒地回答說。

『難道你姨爹不肯跟你薦生意麼？』

『也不是。』

『這樣說起來，一定是你懶惰做生意。』

『也許是的，這樣的生意我可不能做！』

『倒底在什麼地方做生意呢？』

『就在我寫信來的第三天，姨爹跟我說，已經在紗廠裏替我薦好生意了，叫我明天就進廠去，我聽了倒一高興；但到了這斷命的紗廠裏，却把我折磨死了，我情願死也不高興吃上海飯了！』

『爲什麼呢？紗廠的生意有什麼不好？』

『要做十二個鐘頭飯，也不許你在外邊吃；日裏的十二個鐘頭還好熬；夜上的十二個鐘頭却叫我熬不住；而且監工的人來得兇，見了工人偷懶就要打，我只打了一個瞌睡，就被他抽了一皮鞭，痛得要命，你想這樣的生活，叫我怎樣的過得慣。』

做父親倒不像兒子的有脾氣，見兒子實在說得可憐，非但不去責備他，反而安慰他說：

『我也不懂，這樣的生意，你姨爹竟也給你薦進去麼？好，你就在家裏，難道

我們上海飯不吃，就在家裏餓死不成！

『實在這事情也不能怪姨爹，他也不知道這裏面的一切情形。』

阿毛到上海去的夢想打碎了，到了年終，使長發又多了一次還債的機會，把收割下來的稻，除去了田租，就只好還債了。

二 畜牧者

效舜是實業致富的主張者，他不贊成做什麼生意。只歡喜創辦實業，從事畜牧墾殖，可是話雖如此，他還是在一家出版公司當一個小職員——當然，小職員的待遇是不會使他滿意的，於是他仍舊在業餘之暇，注意到種種實業上的問題。

他買了一部商業書店出版的實業致富全書，作了一個實地研究的參攷，但買來之後，却只翻了一翻，就擱置了，因為他對「窒素肥料」「水素」這些字眼有點費解。翻了一翻辭源，又找不到解釋，只好讓這部書躺在小小的書桌上了。

不過他從事實業的心願卻並不減退，仍舊孜孜切切地在計劃研究，同時打聽人家什麼可以獲利，什麼有幾分錢的利益，都一一記在心裏，這些資料，每

每可以使他成爲鼓吹實業致富的有力的言論。

他不但自己是這樣地熱心着，同時還勸着別人：

『做小職員做到老死也是不出山的了，要謀生路，除非去從事實業，中國的人每每不肯吃苦，所以從事實業的人非常的少——當然，一個人要想發展，苦是不得不吃的，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何況實業是要人去做的，沒有人去做，是不會發達的。』

他的言論也着實得到一部分的同情，有的也很願意和他合作，去從事實業，他得着了援助，愈加相信他的計劃的正確了。

有一天，他忽然走到市外去散步，看見一個污穢不堪的小孩子正看着一羣豬獮在草地上吃野草，他有點不懂了起來，上前去問道：

『怎麼豬獮也要吃草的麼？』

『是的，先生，像這樣豎板菜牠是要吃的。』看豬的孩子拔了一株赭色黃

豆板形葉子的草給他看。

『你們不會給他吃荳腐渣的麼？』

『有荳腐渣吃，那當然更好，不過這是不用出錢買的。』

『那末就只讓牠吃點野草就算了麼？』

『不，先生，我們還給他吃飯脚水，那是從各大菜館，店家，弄堂裏挑來的，有的用不着出錢，有的只要老司務裏送幾個香煙錢就夠了，這樣子養豬纔可以賺錢；否則天天給牠吃荳腐渣，要蝕煞老本咧。』

一羣小豬向一匹高大的母猪前奔來，用瓶形的突嘴，向母猪身下鑽着。效舜忽然覺得好奇起來，就問道：

『一隻猪娘可以生幾隻小豬？』

『一胎最少十二隻，最多是十六隻，一年二胎，至少有三十隻好生。』

『呀，有這麼一回事麼？』

實事。

於是他想到古時陶朱公畜牧致富的事，他以為這不是古時的傳說，而是回到家裏，他翻開了實業致富全書的畜牧編，裏面也講到養豬的，他仔細看了一遍，除了不懂的地方，把認為懂得的，都一一記憶下來，他認為養豬並不困難，為什麼只讓這些無知無識的人把這厚利佔了去呢？

他跑到豆腐店去，上前問道：

『你們的豆腐渣怎樣買法？』

『先生，我們零碎是不買的；買起來，大約三元一担，看市面的。』

『那末向你們買一担兩担可以麼？』

『那是可以的，不過要長買，暫時買一担兩担，我們是不歡迎的。』

『當然是長買的，假使我們的養豬場開辦起來的話。』

『先生去飼豬的麼？用豆腐渣飼豬比用飯腳水衛生得多了，吃了豬不容

易生病的。」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

『如果去飼豬的，當然我們是很歡迎的，先生你就派人來事吧。』

『好的，我等幾天派人來事。』

他計劃了一番，開始擬起計劃書來：

致富養豬場計劃書

租地一塊	每年三十元
搭草棚兩間	四十元
母豬兩頭	四十元
小豬十頭	五十元
管理人一位	月薪八元
食料（每天半担計）	四十五元

第一個月共計開辦費二百十三元

收入方面（六個月後）

小豬成長（每頭廿元） 二百元

母豬生產（三十頭計）一百五十元

共計三百五十元

除去地租，食料，薪工三百三十三元

尚有盈餘十七元。

他以為只有兩頭母豬就不會虧本的了，如果有十頭母豬，那末一年便有三百四十元的利益，如果大規模的畜養起來，食料方面還可以便宜，豬糞也可以賣錢，這等利益還不計算在內咧。

他把計劃書給朋友們看，也有贊成，也有不贊成的，贊成的說這事業很有希望，不贊成的說是利益太少，他就反駁着說：

『這是計劃，我處處都多預算一點，實際上當然用不到這許多呀。』
人家因為和他沒有利益關係，也就不高興和他去辯。他以為人家沒有理由去反駁，當然他的計劃是不會錯的了。

於是他開始招股，但是使他失望得很，本來願意和他合作的人，看了他的計劃書也有點却步了：

『這是很好的計劃，前途也很有希望，不過我一時拿不出錢來，只好望洋興嘆。』

『我們不拘數目多少，幾百元也好，五元十元也好，一點點的集合攏來，就可以做一樁小事業了。』

『你知道我是寅吃卯糧的，即使五元十元，也是困難的。』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不過我們要改善生活，不得不從正業以外去發展，像這種畜牧事業，我們不妨當做一種副業看待，如果發達了，我們可以把正業

棄掉，不發達，仍舊可以做我們的正業，這是兩不妨礙的。」

無論他說得怎樣好，那個朋友終於搖搖頭跑了。

他嘗試了好幾回，都是這樣，最後他決定不招股了，開始自己籌劃資本，他自己有一百元的積蓄，依照他的計劃，還缺少二百元，他把計劃減了一半，再行設法借到了一百元，就決定創辦養豬場了。

創辦的第一步，是尋覓地址，他託了一個朋友同到市外去借地方，恰巧朋友的親戚有一個空房子，就借了下來，言明租金二十元一年，養豬的地方，准許他在園內搭蓋一個草棚，事情便很順利地解決了。

他又化了二十元，託房東蓋了一所草棚，大約幾天之內也就可以完成的。第二步的進行的事情，是購買豬種，他不知道從那裏去買，走到前天放豬的地方，跑去問那看豬的小孩道：

「你們的小豬肯賣麼？」

「從前是有賣的，現在這幾隻小猪是自己要養的了。」

「近處有人家肯出賣麼？」

小孩思索了一會回答道：

「有的，我們隔壁王媽媽的小猪說是要賣掉，你前去問問看。」

「你住在那裏？」

「就是前面有一排榆樹的地方，她們的小猪是放在面前的，你去看好

了。」

小孩用手指點給他看，他別過小孩，就向前走去，不多幾步，就聽母豬「咕咕」的喚食聲。他在門前踟躕了一會，上前問道：

「這裏是王媽媽家裏麼？」

裏面跑出了一個雞皮黃髮的半老婦人，應聲說道：

「我就是，你幹麼？」

『聽說你要把小豬出賣，有這回事麼？』

『有是有的，不過已賣過一批了，這批小豬預備留下來自己養了。』她向他仔細看了看，又繼續說道：『假使你要，我可以讓給你，但是這幾隻小豬養到年底起碼可以養到二三百斤，真有點不割捨呢。』

『我覺得很好玩，如果你肯賣給我，我就買了去，否則不賣也不打緊的。』王媽媽覺得生意來了，那裏肯放過，忙陪着笑臉說道：

『可以賣給你的，反正養到年底，也是要食料給牠吃的。』

『那末媽媽你老實說一聲吧，一起要賣幾塊錢？』

『這裏一共是六隻，一隻是我要留種的了，賣給你五隻，不說虛話，就算四十元吧。』王媽媽眯着眼睛說，不住地看他的臉色。』

『四十元？』他不知這價錢是貴是賤。

『是的，四十元，這價錢一點也不貴你，你要知道，只派到八元一隻，現在還

到那裏去買呢？不比春季，此刻大家都要養過年豬了，那裏還有小豬賣出來？是譬如勿如，自己又管不週全，你要買就賣給了你吧。」

他想了一想，就使吃虧，也只有這一遭，四十元就四十元吧，不過小豬是有，母豬還沒有，索性連母豬也一道問她買了去吧。

『這樣，五隻小豬四十元就四十元，不過要連母豬一起賣給我的。』

『先生，這母豬可不能賣給你，我們一家都靠牠吃的，牠一年可以生三胎，每胎至少十二隻，一年就是三十六隻，每隻照八元算，就要值到二百八十八元，把牠賣了。我們靠着什麼吃呢？』王媽媽故意裝出萬分不願的樣子。

『當然事情是不能如心如意的，我們買一頭壯豬，也不過二三十元，那裏值得到這許多呢，媽媽，你不要同我開玩笑了。』

『真的，先生，我們靠牠吃了——』說到這裏，她把剛要說出來的「七八年」咽了下去，忙改口道：『我們是要靠牠吃的。先生，你想叫我們怎樣割捨

呢？」

『我也並不要硬買，不買也不打緊，不過有了母猪，這班小猪好養點。』

王媽媽見路道不對，忙轉變了口風：

『是的，有了母猪，小猪是好養得多了；既然你先生這樣說，我就忍痛讓給你吧，只要你肯出我相當的代價。』

『這個自然，媽媽，我少也不肯給你的，你請放心！』他在打算母猪的代價。『當然我想先生也不會吃虧我的，那末就請你斟酌吧。』她在計算這隻猪娘年老了，這是從牠的生產力可以猪得出來的，起先牠一胎至少有十四隻，現在一胎只有十隻十二隻了，最近連八隻也生出來了，現放着這個好願主不賣，還等到牠死了賣死猪肉麼？她是等他的口氣，只要他出足了價錢，她就會賣給他的。

『那末，媽媽，你自己說吧，要多少錢？』

『呀，叫我說麼？』她裝了一種好大的口氣，好讓他少了說不出口，『至少二百塊，如果照牠的一年所產生的小豬論起來，這個數目還是不夠的，但我也不好一味只顧自說，錢是你的，貨色是我的，究竟你肯出幾個錢，你自己說吧。』

他又估計了一會，才回答道：

『媽媽，我看這樣，照五隻小豬的價錢好麼？我知道這個價錢是不會吃虧你的了。』

王媽媽馬上就做出萬分不願的樣。

『先生，這是什麼話？難道我這頭母猪只值這點錢麼？再歇半年，我怕出產不出這點錢麼？如果你真心的話，請你再說一句吧。』

『媽媽，你不要當我完全外行，譬如一頭小豬，養了二年，就可以成長，二年來能夠吃上幾個錢呢？』

她想：你才是「外行」呢！買了老母猪去做什麼呢？但嘴裏却還反駁道：

『先生，小豬不是個個都可以養種的，而且一頭母猪要等牠會生，起碼非到三年不可的。』

他暗地裏承認她的話是不錯的，兩年的新猪娘怎能生得小豬呢？

『媽媽，你究竟肯賣麼？四十元呢！這數目也不算小了。』

『先生，你也太不原諒別人了，這點數目叫我怎樣可以答應你呢？』

於是兩人又討論了好久，王媽媽看勢頭也不能再加了，就講定五十元把猪娘賣給他，他就付過鈔票，她還叫別人把鈔票仔細點過，這才提了一把毛竹梢，替他把大小猪獐趕到他租着的房子裏，馬上就像溜走了。

屋主人毛頭見了真的把猪買來了，不覺笑了起來，就問效舜道：

『先生你自己真的養起猪來了！這是很艱難的事情，恐怕你先生吃不消吧？』

『我打算小規模試試，試得好，就招股正式開辦一個畜牧場；辦得不好，就』

丟掉一頭二百就算。

『這小豬和母猪一共多少錢買來的？』

『九十元，這價錢你看怎樣？』他有點不敢相信自己能夠買得便宜貨。

毛頭算了一算，暗地說道：『洋盤做進了，但嘴裏却是這樣說：』

『還好，現在市價是貴點，大家都要養過年豬了。』

『你看我們這豬養到過年可以派用場麼？』

『可以，養到年底很好看了。』

他開始對這些蠢然的黑毛動物感到新奇的棘手，他自己不能辭去小職員來養豬，他的薪水雖小，還有三十元，但是跑來養豬，成問題的這三十元就馬上不見了。他思索了一會，決定對房主說道：

『毛頭哥，我託你，這裏可有空閒的人？』

『我原說你吃不消的，這裏空閒的人，却並不多，大家都要去做工的。』

「我並不是吃不消，不過我公司裏有事情，不能一天到晚在這裏，所以要找一個人理值理值。」

「喔，這也是實情，這樣吧，我在家的時候，我替照看照看，我不在家的時候，我關照女人會給你理值的。」

「那最好也沒有了，不過煩勞你，未免太對不起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客氣點什麼呢？」

「那末我該怎樣酬勞你，趁着今天大家講一講定吧。」

「用不着的，我的親戚同你是要好的朋友，難道會講不清楚的。」

「這樣我放十塊錢在這裏，請你買荳腐渣，一切拜託你了。」

「你請放心好了。」

他回到家裏，把實業致富全書又翻了一遍，却嫌着不甚詳細，就到實業書店又去買了一部養豬全書，拿來一看，使他非常高興，這裏所講的比致富全書

清楚得多了，而且還有歐美和日本的養豬新法，使他的耳目煥然一新。

從書上面所得到的知識，動物不能成長的原因，是骨骼缺少燐質和石灰質，所以要使動物迅速成長，除了脂肪質飼料之外，另外加一點骨粉是很有趣的。

他深信無疑，就跑到點心店和菜館店去搜買骨頭，居然被他搜到了十多斤，他就不怕吃力地送到養豬場裏去。

『毛頭哥，你有磨子麼？』

『有的，你打算派點什麼用度？』

『你拿出來，借給我磨一磨骨頭。』

『骨頭？骨頭也可以磨的麼？』

毛頭把磨子搬了出來，勸他把骨頭敲碎了磨，兩人就敲了半天，放在磨子裏，非但不會變粉，却連碎也不會碎。

『也罷，就把原塊的骨頭給他吃吧。』

他把敲碎的骨頭放在食槽中，但這些豬獃們好像不中抬舉似的，連嗅也不嗅一嗅，使他望着不覺氣了起來。

『效舜先生，怎麼骨頭也可以飼豬的？』

『這是外國法子，他們是磨了粉的，可是我一時找不到這樣的磨子。』

毛頭心想這個真是蠢大，骨頭怎麼可以飼豬呢？還說是外國法子，外國難道這樣的蠢大麼？他不覺好笑了起來。

等效舜走後，毛頭的妻子就對男人說：

『我們就這樣齷齪齷齪地替他白忙不成？我叫你去說，你為什麼不去說？』

『不是我不去說，實在難於開口。』

『怎麼不好說，十塊錢一月，少了一個錢叫他另外去找人！』

『好的我明天同親戚去說。』

隔了幾天，效舜從他朋友的口中收到了這個消息，一時又找不到人，只好答應下來了。但答應儘管答應，因為他還沒有把十塊錢交給毛頭，所以他妻子見了效舜仍沒有好臉孔，效舜也彷彿感覺到這一層次日馬上就一個月的薪水送了過去，女人見了錢，不覺用笑臉來奉承了。

據毛頭的報告，這幾隻豬，差不多每天要一元錢的飼料，他有點不相信，這一天禮拜天是休息的日子，他在場中住了一天，見這些豬的食量實在大，尤其是一隻母猪，單是牠就要半塊錢的豆腐渣接濟牠，使牠有點愕然了，他才覺悟到人家給牠們吃飯脚水的理由的正當，但是他沒有人沒有地方去要，這又是只有看看人家的。

他竭力想改良飼料，打聽骨粉的賣處，就在實業書店被他問到了，有現成的骨粉出售，每磅一元五角，他就買了兩磅，回來給豬吃，但到第二天一看，這

些豬糞仍舊不見長大，這是很使他焦急的。

他想，大概飼料中石灰質缺乏了吧，於是買了一塊錢石灰，待到買就之後，他又嫌着太多了，就討了黃色車車到養豬場，毛頭見了問道：

『這些石灰是預備餵牆壁的？』

『不是，是給豬糞吃的。』

『這又是外國法子！』

他想答應一聲「是的」，但竟失去回答的勇氣，因為照書上說是「石灰質」，石灰雖然是石灰，可是「質」是什麼東西，他有點茫然了。

他關照把這些石灰拌入飼料中，第二天據毛頭的報告，這些豬糞吃了一次，第二次就罷食了。這真使他憤怒的，這真是不可理喻的豬糞，好好地給牠們改良食料，這些畜生却不識抬舉。

這樣一個月之後，他計算了一下，有點支持不住了，如果到了年底，他至少

還要二三百元的資本墊下去，到底能有幾個錢出產，這是他不能預料的。

他的錢一面在減少下去，一面新的債款在借了進來，看看他的豬，卻不見長大起來，母猪的腹部，也像癆了的皮袋似的掛着，不見牠隆高起來。

有一天他問毛頭道：

『怎麼我們這隻母猪還不會生呢？』

『你攔過胎麼？』

他有點聽不懂，不覺臉紅了起來。

『怎麼叫攔胎。』

『雄豬和母猪交接的意思。』

『呀，原來是這樣的麼？近處可有養着雄豬的太家？』

『讓我想想看，有是有的，就是你那次買豬來的地方。』

『那末明天就去攔胎好麼？』

『好的。』

剛巧次日是禮拜日，他就同毛頭把一隻豬娘趕了出去，到了那邊，人家的雄豬是關在豬圈裏的，毛頭就上去和那家養豬的人接洽，講了一會，回來告訴效舜道：

『八隻洋。』

『怎麼這也要錢的？』

『人家養了雄豬又不會生產，食料却是要給他吃下去的，怎麼不要錢？』他點點頭，這道理倒也很充分，就付過了鈔票，把他的母豬趕入特製的圈中。

這兩頭畜生「咕咕」地說了一會，母豬就避了開來，雖然雄豬在他後面追，牠只是一味的躲避。

養豬的人說：

『這頭母猪年紀太大了，所以不容易動興；如果是壯年豬，早就接上了。』這使效舜有點疑惑了起來，「老豬娘」就沒有用麼？老倒不好麼？養豬的人因為收了鈔票，不好意思就叫他們空回，就竄入豬圈裏面，把母猪趕到不能迴身的固定柵欄，然後雄豬一擁而上。草草地就了事。

養豬的人揩着汗笑吟吟地說道：

『我們這隻豬種真好，年紀又青，一胎準會生出十五六隻，最多生過十八隻咧。』

老豬娘經過了一番勞碌，跑出圈外，就臥倒了。
『牠辛苦了，就讓牠休息一會吧？』效舜說的。

『好的。』

毛頭走進裏面，笑嘻嘻地出來，還帶了一隻橈子，叫效舜坐，養豬的主人還泡出一壺茶來，大家吃了一會茶，就把這隻疲倦的母猪趕了回來，但過了幾天，

仍不見牠的肚皮大了起來，效舜性急地問道：

『怎麼還看不出呢？』

『先生，你的性太急了，這幾天工夫，怎麼看得出呢？』

毛頭笑了，效舜也不覺失笑了。

等到第二個月，食料的支出使效舜出了一驚，怎麼要這許多呢？本來只要一元一天的食料，現在要一元半了，他又問毛頭道：

『怎麼現在要一元半的食料了？』

『先生，小豬在大起來，食料也就要增加了，再過幾天恐怕要二元一天的食料咧。』

他看看小豬，果然較買來的時候，大了不少，也就不驚了；倒是毛頭的兒子，養了不服氣，當着他的面，自言自語地：

『誰希罕你十塊錢！我原叫毛頭不要管賬的，他偏不爭氣，這樣落得人家

猜疑，真是活該！

他聽了不好意思，紅着臉走了，深悔自己說話的孟浪。

從此他除了禮拜天，就不常到牧場裏去了。一天，他正在公司，忽然茶房跑來叫他，說是有客人看他。他到會客室一看，原來是毛頭，他懷疑地看了一眼，問道：

『毛頭，你可是來拿錢的？』

『不，我告訴你一樁事。』

『什麼事？』

『我的小猪有一隻死了。』

『死了！』他愕然地說。

『是的，上一天還是好好地，過了一夜却直殭殭地躺在柵欄裏了，使我出了一驚，所以我跑來告訴你。』

「那也是沒法的事，你把他捏了就算，還有幾隻小心點就是了。」

「那當然，我是比自己的東西還要看重。」

「這個我是曉得你的，所以全權託付給你。」

毛頭談了沒有幾句，就說要去買豆腐渣，匆匆地去了。

當夜他在辦完了公之後，去翻養豬全書，在書的末章，講起一點治療的事，他就擇取了一種藥，叫做什麼「蓖麻油」的，到藥房裏去買了一小瓶，回去給豬獐吃了，但結果如何，毛頭沒有報告，他也無從知道。

過了半個月，毛頭又來告訴，小豬又死了一隻，還堅要叫他親自去看，並且說他也没有臉孔見他了，希望他另外招人去看這些豬獐；他勸慰了毛頭一番，叫他繼續幫忙，隨即一同到了養豬場——他的所謂牧場——去看死了的豬獐。

他看了一會，覺得有點懷疑起來，因為他的豬決不會這樣小的。

毛頭見了不響，就趕上前說：

『這隻豬因爲生了幾天病，所以已經瘦小得不少了，所以無怪你要不認識了。』

『哦。』

他似答非答的應了一會，開始對他的實業致富的信念發生動搖了，他想這樣一隻一隻地死下去，連本錢都死光了，那裏還有利錢呢？況且即使不死，他也無力墊款了；本來想在母猪身上出產幾個錢，但母猪偏也同他作對，一隻小豬也不替他生，他感到失望，於是下了一個決心，央求毛頭說：

『毛頭。我託你，這豬場我實在無力照顧了，如果有相當的人，你替我留心，我願意盤給他。』

『你先生不要說笑話了？』

『真的，我公司裏的事情忙得很，一天忙到晚，那有工夫再到這裏來呢？』

『像你先生的行業，本來是不配的；只有我們鄉下人，工夫是不值錢的，才配做這種下流的事情。』

談了一會，毛頭對他說道：

『房子和草棚是沒有人要的，鄉下人大都自己有了房子，哪裏還要租什麼別人的房屋？只有這幾隻豬，也許有人要，我替你留心留心看。』

隔了幾天，毛頭來給他回信：

『小豬現在有人要，只肯出十塊錢一隻，豬娘太老了，問來問去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就讓它去吧。』

又過了一個多月，又付了一個月的薪工和食料，倒又是四十元不見了；但是這幾隻豬，却仍不見漲價，人家只肯出十塊錢一隻，多一個錢不要。

他想如此下去，連白送給他們也不如了，上月賣去，還可以省去四十元，如

果再不賣去，非但白送給人而且還要賠錢了，就忍痛吩咐毛頭道：

「這樣，連母豬四十塊錢，有人要替我賣去，沒有人要，我要賣給廣東店去做燒豬了。」

馬上毛頭帶了四十元鈔票來給回信了，把鈔票遞給了效舜。

「小豬三十元是丟起有人要的，這母豬可真是一位「太婆」賣來賣去，沒有人要，後來好不容易才賣得八隻洋，總算小豬方面加了二塊，才賣到這個數目。」

他嘆了口氣，從此以後，不再高談「實業致富」了，桌上的實業致富全書也拋在牆角了；但到了年底，他却聽得人說，毛頭倒發了一筆小財，單是三隻豬，却賣了一百二十元；他聽到了這個消息，着實不愉快了半天。

三 只有招牌的店

隔壁照相館裏因爲市面不大好，爲節省開支起見，把下面的店面出租，租一貼出去之後，就有一個廿三四歲的青年跑來：

「你們這裏預備借幾塊錢？」

「三十塊。」

「有沒有還價的？如果可以便宜點，那末我今天就付了定洋。」

「這店面我們本來是預備自己用的，現在因爲想省點開銷，所以這樣的。至於房價，再少我們是不會答允的。」

「好的，我就先付一個月房租吧。」

照相館的老板收過了鈔票，就對那個青年說道：

「這些櫃檯櫥窗，如果你們不要，我可以搬去的。」

『不礙事，反正我們也用得着的，省得我們從別處搬來了；老板，你這賬，如果沒有用，也暫時借給我們吧。』

老板正愁東西沒有地方安頓，就滿口應承下來了。

第二天，那個青年就在門口釘了一塊洋鐵招牌，上面寫道：

梅園食品公司籌備處

過了幾天，又送來一塊大的招牌，用顏魯公體寫着的正式店招，掛了起來。老板因為有點賓主關係，就送了一分玻璃鏡框的賀禮，自己走下樓去，對那個青年笑了一笑：

『寶號幾時開張呢？』

『大約籌備就緒，就便開幕，據幾個股東的主張，是「先行交易，擇吉開張」』那青年見了玻璃鏡框，忙陪笑說道：『勞你老先生費心，那是不敢當的。』

「那裏，這不過一點小意思。我倒忘記了，請問先生貴姓？」

「敝姓林，草字昌辰。」

「原來是林先生。請問林先生一向在那裏得意？」

「我原是在上海泰豐食品公司服務的，這次奉了公司的命，到貴地來籌設分銷處的。」

「原來，原來。不過先生爲什麼不用泰豐公司的名義呢？」

「打算用的；不過我們還打算做點旁的營業，如糖菓，點心，夏天的冷飲等，所以用了這個名稱。將來我們還有一塊招牌在做，就用泰豐公司名義的。」

「那很好。」

老板回到自己樓上，就管打自己的算盤了，對於樓下的事，就概不預聞。後來彷彿聽得樓下招了一班夥友，是在報紙上招來的，（至於報紙怎樣的登廣告，那是我們沒有留心這些廣告，沒有詳細知道。）而且據說都有押櫃

金，這大概是上海派頭，反正老板也不要薦人，他們的事情就不去管它。

那位青年林先生自從招了這一批夥友之後，就趁輪船到上海去辦貨了，店中的事，交一班夥友們在辦理。

店中吃的是包飯，不到月底是用不着付錢的，所以夥友們大家因為有飯吃，用不着做事情，覺得很開心，反正店中没有經理在着，一點也沒有拘束，多麼自由，誰也不希望經理回來。

有的夥友也跑到樓上照相館裏去觀光，看他們拍照，洗底片，晒照像，覺得很有趣，有的還要求老板用最克己的價錢，拍了幾張美術照；老板因為看在賓主面上，就都答應了。

偶然問起來觀光的夥友：

「你們林先生呢？」

「到上海辦貨去了。」

「大約幾時可以回來呢？」

「據說就要回來的，他回來的時候，隨身就有貨物帶來的。」

「唔，這樣的，你是那一個介紹來的？」

「沒有人介紹的，我是投考進來的。」

「聽說要押櫃，有這樣的事麼？」

「是的，我們都是五十元，只有賬房先生，他有三百元，不過薪水也是他大，他有三十元，我們只有廿元。」

老板替他——林先生——估計，單是押櫃一項，林先生這月店就自己用不着出資本了，這辦法真是新穎有利，他大想仿行一下。

可是夥友們這樣自由的日子過得不多，事情終於使他們焦急起來了。首先是樓上的照相館老板，他笑嘻嘻地進來問賬房先生：

「你們經理先生還沒有來麼？」

「是的，還沒有來。」

「店是等他一人，怎麼他可以在上海久住呢？」

「是的，我也不知道。」

「唔唔。賬房先生，今天的房租又到期了，請你付一付給我吧！」
賬房紅了紅臉回答道：

「我不知道房租是多少，而且也沒有錢。」

「沒有錢？你們經理先生收了你們這許多押櫃到那裏去了？難道一個錢也不放出的麼？」

「他去的時候，只交給我十塊錢，現在也用得差不多了。」

「你們該寫信去催！」

「是的，我們已經寫信去了，但是還沒有回來呀。」

「假使他一直這樣子下去，我的店基豈不是白空起來，當然這事同你們

無關的，而且你們也正希望他來呀；現在這樣辦法，再寬限十天，十天之內，你們的經理來了，那不用說，假使再不來，我只有另行召租了；反正你們店裏也沒有什麼生財，這些櫃檯甚至連賬檯也都是我的。」

這幾個夥友，大家本來無心無事的，給老板這麼一說，却都有點愕然了：房租不房租，同他們根本沒有關係的，所成問題的，萬一經理不來，他們的押櫃問誰人去拿呢？

他們要緊想自己的心事，連老板的說話也忘記回答了；老板也明瞭這一層情形，就等於下了一個警告地說：

『就這樣吧，如果不付房租，十天之外，我房屋要收回了。』

『老板，就再等幾天吧，不但是你，我們也性急着咧。』

真的，這樣一來，他們就愈加懷疑了：

『這位林先生不是本地人。』

「聽口音好像是杭州人。」

「報紙上的招考生意總是靠不住的，我原疑心到這一層，但終於也會上當的。」

「這也難說，也許他今天會來也說不定。」

大家就有點不開心起來了，尤其是這位賬房先生，他因為押櫃金比別人大，而且是東借西拖地弄得來的，爲了失業，才這樣做的，現在不但生意仍舊沒有做，反而加了一身的債，想到這裏，他真要哭出眼淚來了。

這消息不知是那一個傳出去的，包飯作老板也趕來要錢了：

「那一位是賬房先生？」

夥友們指給了他，他就上前向賬房要錢：

「賬房先生，包飯錢請你付一付，一共十二客，每客每月八元，今天剛正半月，一總是四十八元。」

賬房要想躲避，却已來不及了，只得硬着頭皮回答道：

『這裏的事，概歸我們經理先生管的，我們作不來主，現在你等我們經理來了，再來要吧。』

『我不管什麼經理不經理，我只曉得你們吃的飯，向你們要錢！』包飯作老板變了臉說。

『這是什麼話，難道我們逃走不成？』

『不是這樣講的，我只曉得吃我的飯，付我洋錢，別的話都用不着講的。』

另一個夥友也插嘴道：

『吃你的飯付你錢，這話當然不錯，我們也不會少你錢的，只不過叫你等幾天，我們經理來了，付錢給你。』

『我等不及，我做小本生意，沒有這許多墊本，我今非收得去不可。』

『現在飯是吃了，錢是付不出，你打算怎樣？』夥友中的一個有點憤怒起

來了。

『你們都打算吃白食，好！』說完他就飛也似的奔了出去。

大家正在笑包飯作老板的蠢，隔不多會，那位包飯作老板惡狠狠地同了一個警士來了。

『那一位是賬房？』警士問道。

『我就是。』賬房索性挺了出去。

『你們吃了他的包飯該把錢付給他才是。』

『我們是同他好好地講的，因為經理不在，等我們經理來了再付給他。』

『先生，我是做小本生意的，他們的經理逃走了，叫我同那個去要呢？』包

飯作老板氣惱地說。

『我知道。』警士示意叫包飯作老板不要開口。『現在看你們這一分店，不見得沒有錢的，就付付給他吧，同他吵的什麼？』

「先生，不瞞你說，錢都給經理先生拿去辦貨去了。」

「先生，」包飯作老板急了起來：「飯是他們吃的，我不管什麼經理，不經理，我只曉得向他們要錢！」

「現在他向你們要錢，你們打算怎樣？」警士問着夥友。

「我們自己的押櫃還是借得來的，生意不曾做着，薪水沒有領着，哪裏來的錢呢？」

「先生，他們存意來害我！」包飯作老板訴苦說。

「你不要響。」警士白了包飯作老板一眼，「飯究竟是你們吃的，你們就付付給他罷，反正你們經理回來了，也可以向他要回的。」

「我們那裏來的錢呢？」

「先生，叫他們到局裏去講。」

「那末你們願意到局裏去呢？還是現在付錢給他？」

「情願到局裏去。」

於是警士連同包飯作老板和十幾個夥友，大批人馬到了公安局裏去了。照相館老板聽得親切，馬上走下樓來，把招牌落下，連同洋鐵招牌也挖了下來，丟在角落裏。

等到夥友們從公安局裏打了官司付了一半飯錢回來，老板就不准他們進門，另有用紅紙寫了一張召租貼了起來。

那位青年經理林先生永遠是不曾回來，只有那位賬房先生，却應應不捨地每天到照相館面前來走一遍，至少起先的一二月間是這樣的。

四 鴉片和薄荷油

避難到了上海，單是坐吃，也不是路，故鄉雖然在特殊的情形之下，但是生意還是好做的，好在手頭有的是現鈔，把鄉下的土產販到上海，再把上海的東西販到鄉下，這樣一轉手間，也可以撈到幾個開銷。

這樣打定了主意，滄洲開始去辦貨，一面託人去辦「通行證」，等到通行證打出了以後，他就帶了許多香烟火柴肥皂等日用品坐上小火輪，路上也並沒有遇到嚴格的檢查，不到一天的工夫，他已回到了他的故鄉。

走到自己的店中，店還是好好地開着，只不過現鈔被他提淨了，生意就比他在着的時候做得小多了，賬房先生見了他，就含笑迎接了進去：

「老板，你回來了？」

「是的，我同朋友合夥帶了一點貨色來，順便回來看看故鄉的情形。」

『很好，只有你臨走的幾天，情形確實不大好；但過了幾天，便就平靜下來了，最近，連某某人的蹤跡也沒有看見了。』

『早知如此，我逃到上海去也是多的了。』

『那不是這樣說的，像你總還是到上海去，那邊安全得多；我們這裏雖然也還算太平，但是槍聲是時常有得聽見的，不過我們也聽慣了。』

滄洲本來預備回鄉來的計劃，給「槍聲」這一句話又嚇消了。

『本來我想把家眷送回來，但是這樣究竟還有點不大方便。』

賬房先生在他不在的時候，他是代行股東兼經理的職權，從買賣中可以撈點油水，所以也巴不得他不要來，言語之中也着實加點威嚇。

『新近據人說，有錢的人都要拿出錢來，如果不拿出來，他們就要辨罪。』

『有這樣的事麼？』他想他也不好算沒有錢的人，着實有點擔心了。

『我是聽人說的，究竟有沒有這回事，我是不知道，但做人寧可小心一點。』

的好，像你老板——』說到這裏，突然停住了。

滄洲也明白他的意思。

『這個我也知道的，所以我不肯貿貿然回來，就是這個道理。』

『老板的知識究竟比我們高多了。』賬房奉承了這一句。

於是說話轉到生意方面上來了，賬房先生抱了他一手造成的賬簿給他看，他翻了幾張，隨即放置了。

『我現在帶來的一批香烟等東西，如果有人要，我現時賺幾錢也是好的。否則就放在店中賣罷。』

『好的，這些貨色再多點也有人要，何況只有這一點。』

『現在小麥快要登場了麼？』

『新貨已經有了，市價六元左右。』

『那末你把這批貨色賣去，都給我收了麥子裝到上海來。』

『好的。』賬房很快地就答應下來了，因為這又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此地什麼東西最缺？』

『大約日用品都是要的，因為販賣的人不多，所以只要有貨色，包險有銷路。』

說罷賬房突然附着滄洲的耳朵說：

『你的脚路很闊闊，為什麼不販點鴉片嗎啡來呢？這裏幾家大戶，天天在東尋西找，要買這些東西，可是有誰賣給他呢？所以只要有貨，不怕他不肯出重價。』

『這些東西是很便當的，我只要派人去說一聲，他們便會送來的，下次我可以同貨色一同帶來，這裏的銷路，你先接洽好。』

『包險有銷路，你只要辦來好了。』

他覺得一切都已舒齊，便動了游興，就在市上作一番巡視，市上的店家大

都認識他的，都和他招呼，還和他問起上海的情形，他隨便告訴了幾句，覺得故鄉的情形，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不知不覺脚步已經跨出了市外，久住在上海的人，看見田野是有一種特殊的癖愛，他信步過去，也並不顧及旁邊的事物，突然他被嚇了一跳：

『立住！』不純熟的中國口音。

他定神一看，却呆住了，旁邊立着一個武裝的軍士，服裝和中國軍隊有點兩樣，他有點驚惶失措了，不知怎樣說才好。

『良民證！』這聲音很清楚，他可以聽懂，但骨子裏面，中國人說的話，決不會有這樣的高低抑揚的。

他開始意識到這麼一回事，從衣袋裏把通行證掏了出來，遞給那個軍士；那個軍士看了一眼，又朝他的身上望了一望，才呵叱道：

『去，去！』

他像卸去了千斤的重担，心頭輕鬆了不少，就匆匆地回到了店裏。

「市梢頭有兵士站崗，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邊是司令部，你走到那邊去麼？」

「是的，我不曉得那邊已變了這副模樣。」

「你是初次回來，所以不曉得；我們就大家都知道的。」

吃過了飯，他已把剛才的事情完全忘去，他在燈下結算了一下銀錢進出的數目，和這次貨物的利益的預算，就去安寢。

次日回到上海，他去找吃白相飯的一個姓章的親戚。

「滄洲，你回到家鄉，那邊怎麼樣了？」

「那邊還好，我的店也還開着，只不過生意清點。」

「那邊可有特出的生意可做，如果有，我可以同你合做，你所辦不到的事，我可以代你去辦。」

滄洲於是走到那姓章的跟前，附耳說道：

「那邊鴉片和嗎啡很缺，吃這東西的人差不多要斷命了，販去穩可獲利。」

「這有什麼希罕，就是槍械子彈，我也可以包運的，明天我給你送來，歸你去銷，賺來二五一十大家公分。」

「好的，就這樣罷。」

據姓章的意見，要做就一次做足了，裝它十箱五箱，否則就不要做；但是滄洲究竟是生意人，他不願冒這個險，況且資本要他一個人墊出，尤其使他怕幹這樣大票的做。

後來兩人商量好了一個最低的數目，共運一千包，每包五十兩，並且想好了搬運的方法。

隔了一天，姓章的派了他手下的門徒，坐了黃色車一車車的送來，滄洲收

到了這票貨色，就連夜把原箱的美麗牌的木箱打開，把下面的香烟挖出，裝了鴉片，每箱裝了一二百包不等，共運了十箱美麗牌，由姓章派了人照料上船，到了那邊，船埠上大半都是熟人，早已替他運到店裏去了。

這回輪到他用笑臉對付賬房先生了：

「老弟，這裏的事費你的心，前番所講的話，我已辦來了。」

賬房先生看了他一眼：

「有多少呢？」

「不多，只有五萬兩。」他說的時候，聲音放得很低。

「包管不出三天，我給你完全賣去。」

「那是全仗老弟，將來有了好處，老弟名下也給你提出一股。」

「這是用不到的，我吃你的飯，當然得和你辦事。」

「不過這是特殊的情形，不能和店中的情形一概而論的，你費心的地方，

我是放在心裏的。」

賬房先生不再說話，報以一笑，這一笑使得滄洲也覺非笑不可了，兩人就相對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老板，你在店中照顧一下，我出去跑一趟，向幾個吃戶去兜銷兜銷。』
『好的，全仗老弟費心。』

他送賬房先生出了店門，就專在店中等候消息，等不多時，賬房先生已經笑容可掬地來了：

『事情已經辦妥了。』

『那最好沒有了，不是老弟，那裏能夠當此大任。』

爲了酬謝賬房先生的勞績，滄洲允許把店中的經理的位子，讓給他了；賬房先生客氣了一會，就接受了。

貨色絡繹用偽裝的方法送了出去，變了鈔票轉來，使得滄洲和賬房先生

皆大歡喜。

滄洲把鈔票點了一下，檢出了五百元，親手遞給了賬房先生：

「這一點給老弟買點東西，不好說是酬勞的。」

「那裏，我無論如何不受的。」賬房先生表示竭力的推辭。

「如果你不收，那是看不起我了。」

「這樣說來，那我只好暫時收下；實在說起來，我是無功受祿，未免有愧。」

「那裏，老弟是第一大功臣咧；不是老弟提醒，我真想不到做這生意。」

兩人又談了一會，賬房先生提議說：

「今年薄荷的年成很好，不知上海有銷路麼？」

「有的，這東西醫藥化粧品上都用得着，那裏會沒有銷路；成問題的，據說

路上不大便當。」

「不打緊，這裏的特務班長，他常到我們店裏來玩，我也時常請他吃飯。他

對我很客氣，同他去說，不會不成功的。」

於是賬房又神秘地出去了一趟，吃得醺醺大醉回來，大着舌頭說道：

「特務班長已經答應了我，他說：『你的事情，我可以賣交情的。』你快點回到上海去找銷路，我這裏收了貨色給你運來。」

滄洲就放下了一萬元的鈔票，管自回到上海來，把賺來的鈔票和姓章的對半分了。

半個月之後，一大油箱一大油箱的薄荷油送來了，外有一封賬房先生的信，告訴他這些貨色的價錢和數目。

他收到了這些貨色以後，給他打聽出一種生財的方法，就是在薄荷油中攪酒精進去，可以多賺許多錢。

他買了烙鐵，買了一支鉤光，煽旺煤球風爐，開始把薄荷油倒了出來，把酒精灌進去，然後用錫把烙鐵燙得冒煙，但是他的手術未精，偶然把一顆火星

落到酒精箱中，酒精馬上爆發了起來，一陣濃烟，把他的人也幾乎熏灼倒了，他即忙逃了出來，只聽得薄荷油的箱子也在「轟轟」地爆發，他回頭看他的家產，已經在烈焰中了，陡然眼前一陣昏黑，暈倒在地上了。

五 弄堂小學

李育新計劃了一下，開始租了一間通客堂，在弄堂口豎起了一塊「育材小學」的招牌，從別處買來了一套舊的櫈子檯子，把客堂粉飾了一下，實行他開小學校的計劃了。

他爲招徠學生起見，在弄口貼了一張用擘窠大字寫着「爲減輕家長負擔，本校特設廉費優待生」，實際上這是他的計劃，他的學費是否比別處便宜，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了。

在戰後的上海，是犯着人口過剩的病症，各處到上海來避難的人是擁擠不堪，結果把房價抬得高高了，害得一班做二房東的發了一批意外的財。

小孩子也跟着大人到了上海，書是不能不讀的，因此無論你的學校的設備怎樣簡陋，教師的學問怎樣低劣！只要是一個學校，人家就會把子弟送來，所

以育新的學校一開辦，來報名的學生，出於他的意料的多，他一面笑嘻嘻地把學費收了進來，一面打算聘請教員的事情。

他以爲把學費收了進來，再把它付給教員做薪水，實在有點不值得，然而由他一個人担任授課，却又是沒有這樣的精力，經他幾次的思索，居然被他想出一個極妙的方法。

他付了二元幾角的廣告費，在報紙的緊要分類登了一條聘請教員的廣告：

「本校現需要富有教育經驗的教員一位，每日授課四班，先行試教兩星期，如試教合格後，薪水當從豐；在試教期內，每日酌量津貼車馬費。」

廣告下面還威名顯赫地寫着「育材小學校長李育新」的字樣。

這條廣告登出去之後，就有一般候補教員前來應徵，他就寫了一書信去，叫寫信來的人來試教；那個應徵的人，果然來了，是一個不經世故的青年，從中

學裏剛畢業出來的，他就坐在寫字樓，像煞是校長的架子，問那個青年道：

「你尊姓？」

「敝姓張，草字嘉毅。」

「先生是那裏人？」

「江蘇，宜興。」

「那很好，我們是南京人，大家是同一京杭國道上的。」

「是，是。」

「你是那裏畢業的？」其實他已看過了他的履歷表，不過不是這樣問，不足以表示他的威嚴。

「我是宜興中學畢業的。」

「畢業了幾時？」

「還是在打仗以前的時候。」

「唔唔。你在別處担任過教師沒有。」

那個青年思索了一會，才回答道：

「我只有在民衆夜校裏担任過。」

「那很好。」於是轉到正題目上來了：「我們這裏爲鄭重教育起見，對於聘來的教員，暫時不發聘書；先行試教兩個禮拜，如試教成績優良，再行正式發給聘書，確定薪水，在試教期內，我們也不要別人白忙，是有車馬費津貼他的。如果先生願意的話，就在開學的日子，來開始上課。」

那個青年又定神思索了一會，才說道：

「貴校是幾時開學的？我所担任的那幾課，請你告訴我，我好去預備。」

「八月廿一日開課。至於課程想請先生担任算術、國文、常識三課。」

「唔，三課？」

「是的，三課，如果先生高興的話，担任四課也是可以的。廣告上本來是寫

着四課的，但我想自己兼任了一課，所以定爲三課，這是臨時決定的。」

他又像考試官一樣地問了許多，那個青年一一的回答了，因爲一個是正式受過中學教育，至於李育新自己，却連小學也沒有畢業過，只不過靠了他一點的小聰明，從報上得來的一點生吞活剝的知識，實際上應徵的人回答得是否對，他也不得而知了；然而他雖是不十分了解，還裝做一百廿分懂得的樣子。

他趁那個青年還未走出的當兒，就用一種方法來打動他的心：

「我看先生的品學都很好，將來有很多借重的地方；我這裏的級任教師，還沒有物色到相當的人材，將來試教合格，我想把這個位子請先生屈就，月薪四十元，假使學校發達的話，還可以多加一點，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級任教師，月薪四十元這些話使那個青年像中了魔一樣，忙謙恭不迭：

「先生，恐怕我不能勝任吧？」

「不，不一定可以勝任的。」

於是那個青年要告辭走了，他做出很熱烈的樣子，堅要叫他吃了飯去，但應徵的人終於告辭了跨出門去了。

他想假使最後的幾句話不說，那個人也許不會來的，但說了這幾句有魅力性，就不怕他不來了。

於是他去買教科書，買文具，忙了整整的一個星期，一切都已籌備好了，只要等開學了。

到了開學的那天，他就立在課堂中招待這些學生，介紹自己是校長，聽那學生叫了他一聲「校長先生」，他不覺面有得色了。

不久那個姓張的青年也來了，他就介紹給這班學生：

「這位是張先生。」

「張先生。」學生們學了一句。

於是開始點名，編定班次，分發書籍。他做的又不熟練，等他做完，已經快到中午了，他就對學生們說：

『今天是開學的日子，你們下午不必來了，明天正式來上課好了。』

學生們有半天的空閒，哪個不高興，就快快活活地回去了。

等學生們出去了之後，他對張嘉穀說：

『張先生，你下午不必來了，明天早點來上課吧。』

姓張的就點點頭回去了，育新中飯也不請他吃，很得意地慶祝他的計劃的成功，叫了一桌四元的和菜，和李夫人，李公子大嚼了一頓。

次日正式上課，一切情形都很順利地進行。張嘉穀因為受過教育的人，所以上起課來，並不感覺困難；只有育新却有點棘手，因為他自己受的教育不多，認識的字又少，有幾課連他自己也有點弄不清楚，好在他是校長，他有著他的主張，當學生們問他的時候，他會這樣地回答他們：

『你們年紀還小，到了程度，自然會知道的；此刻同你們講，你們也不會了解的。』

這樣學生們就不便再問了。

有時候，學生向他問生字，他會板起面孔說道：

『你們難道沒有字典麼？不去查查字典，先生竟是一生一世跟着你不成！』

嚇得學生們連生字也不敢問了；但是張嘉穀却不是這樣，他是儘可能地替他們解釋，回答他們，不使他們失望，因此學生把李校長上的課，有什麼疑問，不去問他，倒反而都去問張先生的了；張嘉穀也明白學生們的意思，也都一一接受，替他們翻字典，查參攷書，使得他們明瞭為止。

因此大家對於張嘉穀的感情很好，尤其是他不使先生的架子，不疾言厲色，使得他們害怕，有什麼問題，總是和顏悅色地回答，這種種的情形，學生們大家對於李校長的感情愈加壞了。

一個星期是很快地過去了，有新他又着手登廣告，招請教員，馬上又有人來應徵，他就又用同樣的手腕，叫那個應徵人，再過了一星期，來替張嘉穀的缺。又過了一個星期，他對張嘉穀說：

『張先生！』

張嘉穀倒不禁一愕，急忙問道：

『李先生有什麼吩咐？』

『我有一句話想跟先生商量；這裏的開支浩大，學生又少，工部局的津貼又領不到，沒有辦法，所以課程，只由我一個人來兼任，對於先生方面，等有機位，再行借重。』

張嘉穀很不容易弄到這個教員，馬上飯碗又敲破，就躊躇起來了。

『這是一點車馬費，』有新拿出了二元鈔票，『本來是應該多送一點，因為經費實在困難，這是要請原諒的。』

嘉穀一想，照你這學校，有這六七十個學生，也不算少了，反而口口聲聲說了：窮，這是無非想賴教員幾個可憐的薪水，就索性成全了他，把這二元錢也不要

怎的！『既然這樣，我明天是用不着來了，彼此後會有期，我這點車馬費還說它

有新還假客氣了一陣，仍舊把鈔票送進皮夾子裏。

張嘉穀就賭着氣跑走了。

「星期一，李校長帶了新近來應徵的人走上講台：

「這位是孫先生，這是我特地替你們請來的，他的教法比張先生好得多了。」

姓孫的青年有點莫明其妙。

許多學生都立起來問道：

『張先生呢？』

『張先生的教法不大高明，已經給我辭退了，你們安心讀書好了，這位孫先生比張先生的教法，要好上萬倍。』

『我們要張先生！』

育新想不到這些小學生竟會這樣地對付他，他有點感到困難了，就使出校長的威勢：

『先生好壞，難道我做校長的不知，倒是你們知道？你們都是好孩子，聽我的話，受孫先生的教導，我下學期都給你們升班。』

但是他的話仍舊沒有效力，有的小學生却已經哭了起來：

『我們要張先生來教！』

『張先生死了難道也去叫他？你們這班渾蛋再不聽話，都給我立壁角！』
育新的口氣愈加響了，小學生的哭氣也跟着響了起來，姓孫的青年覺得

552

I.54.

很乏味，就向李育新告辭！

『既然這樣，還是仍請張先生來教吧，他對小孩子的感情很好。』

『不，這種只會哄小孩子白相的混蛋，我決計不用他；孫先生，你就來上課吧。』

姓孫的勉強講了幾句，孩子們都不去理他，他也不去通知李校長，管自溜走了。

李校長的如意算盤，給這班天真的小學生打翻了。

82
172209

552

著 者： 乃 無
出版者： 建業出版社
總經理： 經緯書局
實 價： .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

—— 版權所有 ——

I 54.

